風陵文庫
文庫19
F 26

臣沈約　新撰

周朗

沈懷文

周朗字義利汝南安成人也祖文黄門侍郎父淳宋初責達官至侍中太常兄嶠尚高祖第四女宣城[illegible]公主二女適建平王宏廬江王禕以責戚顯[illegible]三元嘉末爲吳興太守賊劭殺立隨王誕舉義[illegible]會蒼劭加嶠冠軍將軍誕徵又至嶠素

懼怯回惑不知所從爲府司馬王珍孫所殺朝庭
明其本心國婚如故朗少而愛奇雅有風氣與嶠
志趨不同嶠甚疾之初爲南平王鑠冠軍行參
軍太子舍人司徒主簿坐請急不待對除名又
爲江夏王義恭太尉參軍元嘉二十七年春朝
議當遣義恭出鎮彭城爲北討大統朗聞之
解職及義恭出鎮府主簿羊希從行與朗書戲
之勸令厭奇進策朗報書曰羊生足下豈當適
使人進哉何卿才之更茂也宅生結意可復佳耳

屬華[illegible]紙何要工才祓已反覆[illegible]無已觀詩
紙上方番卿復逢知己動以何術而能每降恩明
豈不爲足下欣邪然更憂不知卿死所處耳夫
匈奴之不誅有日皇居之亡辱舊矣天下孰不
憤心悲腸以忿胡人之患靡衣媮食以望國家
之師自智士鉗口雄人蓄氣不得議圖邊之事
者良[illegible]歲紀今天子以炎軒之德冢輔以姬呂
之餘哲[illegible]然發怒將以匈奴釁旗惻然動仁欲
使餘[illegible]惠及取士之令朝發宰士暮登英豪

調兵之語夕行主公旦升雄俊延賢人者固非一
日況復加此焉夫天下之士砥行磨名欲不辱其
志氣選奇蓄異將進善於所天非但有建國之
謀不及安民之論不與至反以孝潔生議於鄉
曲忠烈起謗於君寀身不絓王臣之籙名不厠通
人之班顛倒國門湮銷丘里者自數十年以往豈
一人哉若吾身無他伎而出值明君變官望主
歲增恩價竟不能柔心飾帶取重左右校於向
士則榮已多料於今識則笑亦廣而足下方復

廣吾以馳志之時求予以安邊之術何足下不知言
也若以賢未登則今之登賢如此以才應進則
吾之非才若是豈可欲以殞海之鬐望鼓鰓於
豎鱗之肆墜風之羽覬振翮於軒毳之間其不
能俱陪淥水並負青天可無待於明見若乃闕
奇謀深智之術無悅主狎俗之能亦不可復稍
爲卿說但觀以上國再毀之臣望府一逐之吏
嘗復是天下才否此皆足下所親知吾雖疲冗
亦嘗聽君子之餘論豈敢忘之凡士之置身有

三耳一則雲戶岫寢櫜危桂榮秣芝浮霜翦
松沈雲憐肌蓄髓寶氣愛魂非但玉石侯卿
腐鴆梁錦實迺竚意天后睨目羽人次則刳心
掃智剖命驅生橫議於雲臺之下切辭於宣室
之上衍三德而批民患進貞白而酖姦猜委玉
入而齊聲禮揭金出而烹勍寇使軍軌一風旬
道共德令功日濟而已無跡道日富而君難名
致諸侯斂手天子改觀其末則饜粭而出望旃
而入結冤兩宮之下鼓袖六王之間俛肩脅肩言

天下之道徧瞋目扼腕陳從橫於四海理有泰則
止而進調覺迕則反而還閑居違宮交造頓罷
損慕遺憂夷毀銷譽呼噏以補其氣繕嚼以輔
其生凡此三者皆志士仁人之所行非吾之所能
也若吾幸病不及死役不至身蓬藜既滿方杜
長者之轍穀稼是諮自絕世豪之顧塵生牀惟
苔積堵月又檐中山木時華月深池上海草歲
榮日蔓且室閒軒左幸有陳書十篋席隅奧
右頗得宿酒數壺按絃拭徽饈方校石時復陳局

露初旦星晚驩然不覺是羲軒發也近春田
三頃秋園五畦若此無災山裝可具候振飲之罷
俟封勅之畢當敬觀邪鄭肅尋伊鄙傍眺燕
亂邪履遠衛視我周之軫迹弔他賢之憂天當
其少涉未休此欲但理實詭固物好交加或徵勢
而笑其言或觀謀而宝其意夫楊朱以此猶見
嗤於梁人況才減楊子之器物甚魏君之意者
哉若如漢宗之言木子廣此固許天下之有才又
知天下之時非也豈若黨巷閭里之間忌見貞

士之遭遇便謂是臧獲庸人之徒耳士固願呈心於
其主露奇於所歸卿相未事也若廣者何用俟為
至廼復有致謁於為亂之日被訕於害正之徒心
奇而無由露事直而變為枉豈不痛哉豈不痛
哉若足下可謂寇負日月籍踐淵海心支身首
無不通照今復出入燕河交關姬衛整笏振豪
已議於帷筵之上提鞭鳴劍復呵於軍場之間
超每深恩之所集心動必明主之所亮可不
正身輔人君之過誤明目張膽謀軍家之得

[illegible]志勇之將薦俊正之士此迺足下之所以報
也不爾便擐甲脩戈徘徊左右衛君王之身當
馬首之鏑關必固之壘交死進之戰使身分而
三豫寇滅而兵全此亦報之次也如是則繫匈
奴於北闕無日矣亡但默默窺寵而坐謂子有
心敢書薄意朗之辭意倜儻類皆如此復起
為通直郎世祖即位除建平王宏中軍録事參
軍時普責百官讜言朗上書曰昔仲尼有言治
天下若寘諸掌豈徒言哉方策之政息舉在人

蓋當世之君不為之耳況乃運鍾澆暮世膺亂
餘重以宮廟遭不更之酷江服被未有之痛千
里連死萬井共泣而秦漢餘敝尚行於今魏晉
遺謬猶布於民是而聖國安於今化崇於古卻
行及前之言積薪[illegible]然[illegible]以方然
陛下既基之以孝[illegible]申[illegible]仁民所疾苦敢不
略薦凡治者何哉為教而已今教衰已久民不
知則又隨以刑逐之豈為政之道歟然為教者
宜二十五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師居子十三至

十七皆令學經十八至二十盡使脩武訓以書
記圖律忠孝仁義之禮廉讓勤恭之則授以兵
經戰略軍部弁騎之容挽彊擊刺之法官長皆
月至學所以課其能習經者五年有立則言之
司徒用武者三年善藝亦升之司馬若十年而
經不明五年而勇不達則更求其言政置謀迹
[illegible]術行屢復不足取者雖公卿子孫長歸農
[illegible]不得爲吏其國學則宜詳考占數部定
[illegible]書不煩行習無靡力凡學雖凶荒不宜

展桑者實民之命爲國之本有一不足則
不興若重之宜罷金錢以穀帛爲貨罰然
忠民不達其權議者好增其異凡自淮以北萬
匹爲市從江以南千斛爲貨亦不患甘雜也今
宜聽市至千錢以還者用錢餘皆用米布及米
其不中度者坐之如此則墾田自廣民資必繁
盜鑄者罷人死必息又田非膠水皆播麥菽地
堪滋養悉藝紵麻蔭巷緣藩必樹桑柘列庭接
宇唯植竹栗若此令既行而善其事者庶則

敘之以爵有司亦從而加賞若田在草間不物
不植則撻之而伐其餘樹在所以次坐之又取
稅之法宜計人爲輸不應以貲云何使富者不
盡貧者不蠲乃令桑長一尺圍以[illegible]價田進一
畝度以爲錢屋不得瓦皆責皆責[illegible]此樹不
敢種土畏妄墾棟焚[illegible]露不敢加泥豈有剝善
害民禁衣惡食若此　者方今若重斯農則宜
務削茲法凡爲國不患威之不立患恩之不下
不患土之不廣　民之不育自華夷爭殺戎夏

[illegible]國則積屍竟邑屠將則覆軍滿野流內
道生蓋不餘半重以急政嚴刑天災歲疫貧者
但伏吏死者弗望種穀居有不願娶生子妻不
敢舉又戍淹徭久妻老嗣絕及嫠奔所孕皆復
不收是殺人之日有數途生人之歲無一理不
知復百年間將盡以草木爲世邪此最是驚心
悲魂慟哭太息者法雖有禁殺子之科設蚤娶
之令然觸刑罪忍悼痛而爲之豈不有酷甚處
邪今宜家寬其役戶減其稅女子十五不嫁家

人坐之特雉可以聘妻妾大布可以事舅姑若待足而行則有司加糾凡宮中女隸必擇不復守者庶家內役皆令各有所配要使天下不得有終獨之生無子之老所謂十年存育十年教訓如此則二十年間長戶勝兵必數倍矣又亡者亂郊僅久盈甸皆是不爲其存計而任之遷流故饑寒一至慈母不能保其子欲其不爲寇盜豈可得邪既御之使然復止之以殺彼於有司何酷至是且草樹既死皮葉皆枯是其

兮春幌垂珍

冬宮列兮朱火青滿　有終深心無歇徙倚雲日衰回風月思平步於鳳墀想金聲於鸞闕竭方池而飛傷損圓淵而流咽端蚤朝之晨罷泛輦路之晚清轎南陸蹕閶闔轢北津警承明面縞館之酸素造松帳之葱青俛衆胤而慟興撫藐女而悲生雖哀終其已切將何慰於爾靈存飛榮於景路沒申藻於服車垂蓀旒於昭術竦鸞劒於清都朝有儷於徵準禮無替於粹圖闕

瑤光之密陛宮虛粟之餘陰俟玉羊之晨照正
金雞之夕臨升雲鼇以引思鏘鴻鐘以節音文
七星於霜野旗二燿於寒林中雲枝之夭秀寓
坎泉之曾岑屈封嬴之自古申反周乎在今遣
雙靈兮達孝思附孤魂兮展慈心伊鞠報之必
至諒顯晦之同深予棄西楚之齊化略東門之
遙裣淪漣兩拍之傷奄抑七萃之箴又諷有司
曰典禮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檀弓云舜葬蒼梧

也按周禮三公八　諸侯七命三公既尊於列
國諸侯三妃亦貴於庶邦夫人據春秋傳仲子
非魯惠公之元嫡尚得考彼別宮今貴妃蓋天
秩之崇班理應刱立新廟尚書左丞徐爰之又
議宣貴妃既加殊命禮絕五宮考之古典顯有
成據廟堂克構宜遣將作大匠卿葬畢詔子鸞
攝職以本官兼司徒進號撫軍司徒給鼓吹一
部禮儀並依正公又加都督南徐州諸軍事

八年加中書令領司徒前廢帝即位解中書
令領司徒加持節之鎮帝素疾子鸞有寵既
誅羣公乃遣使賜死時年十歲子鸞臨死謂
左右曰願身不復生王家同生弟妹並死仍
葬京口太宗即位詔曰夫紓冤申痛雖往必
追緣情惻愛感事彌遠故使持節都督南
徐州諸軍事撫軍將軍南徐州刺史新安王
子鸞夙表成器延殊龍方樹美業克光慕
維而凶心

懷宜於天秀以雪沈魂可贈使持節侍中都督
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司徒南徐州刺史王如故第
十二皇女第二皇子子師俱嬰謬酷有增酸悼
皇女可贈縣公王子師復先封為南海王並加
徽謚又曰哀枉追遠仁道所弘興滅繼絕盛典
斯貴朕務古思治恩禮必敷異族猶敦況在近
戚故新除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徐兗二州諸
軍事司徒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年雖沖
弱性識早茂鍾慈世祖冠寵列蕃值景和凶虐

橫羅酷禍國亂無主寃祀莫寄言寄念痛悼夙
軫于懷可以延平王景素息延年爲嗣追改子
鸞封爲始平王食邑千戶改苑外林陵縣龍山延
年字德沖泰始四年薨時年四歲諡曰沖王
明年復以長沙王纂子延之爲始平王紹子鸞
後順帝昇明三年薨國除
永嘉王子仁字孝和孝武帝第九子也大明五
年年五歲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
郡諸軍事北中郎將寧蠻校尉雍州刺史

視冠服不知尊卑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聘
睨宮中朝制一衣家晚已裁學侈麗之原實
先宮闈又起主所不限高卑自今以去宜爲
節目金魄翠玉錦繡縠羅奇色異章小民既不
得服在上亦不得賜若工人復造奇伎淫器則
皆焚之而重其罪又置官者將以變天平氣贊
地成功防姦御難治煩理劇使官稱事立人稱
官置無定樹散位繁進宂人今吾里賈寶大小
反稱名之不定是謂官邪而世廢姬公之制俗傳

秦人之法惡明君之典好明聞主之事[illegible]稽聖愛
愚何其甚矣今則宜先省吏從而并官置位以
周典爲式變名以適時爲用秦漢末制何足取
也當使德厚者位尊位尊者祿重能薄者官賤
官賤者秩輕縷易紱佩稱官以服車騎容衛當
職以施又寄土州郡宜通廢罷舊地民户應更
置立豈吳邦而有徐邑[illegible]境而宅兗民上淆辰
紀下亂畿甸其地如朱方者不宜置州上如江
都者應更建邑又民少者易理君近者易歸凡

吏皆宜每詳其能每厚其秩爲縣不得復用恩
家之貧爲郡不得復選勢族之老又王侯識未
堪務不應彊仕須合冠而啓封能政而議爵且
帝子未官人誰謂賤但宜詳置賓友選擇正人
亦何必列長史參軍別駕從事然後爲貴哉又
世有先後業有難易明帝能令其兒不匹光武
之子馬貴人能使其家不比陰后之族盛矣哉
此於後世不可忘也至[illegible]興抑碎首之忿陛殿
延辟戟之威此亦復不可忘也內外之政實不

可雜若妃主爲人請官者其人宜終身不得爲
官若請罪者亦終身不得赦罪凡天下所須者
才而才識難知也有深居一而言寡則蘊學而無
由知有卑處而事隔則懷奇而無由進或復見
忌於親故或亦遭讒於貴嘗其欲致車右而動
御席語天下而辯治亂焉可得哉漫言舉賢則
斯人固未得矣宜使世之所稱通經達史辨詞
精數吏能將小道者使獵纓危劍博末
其用制內外遠近及仕之類令各以

所能而造其室降情以誘之卑身以安之然後
察其擢脣吻樹頰胲動精神發意氣語之所至
意之所執不過數四間不亦盡可知哉若忠孝
廉清之比彊正惇柔之倫難以檢格立不可須
史定宜使鄉部求其行守宰察其能竟皆見之
於選貴呈之於相主然後處其職宜定其位用
如此故應愚鄙盡捐賢明悉舉矣又俗好以毀
沈人不知察其所以致毀以譽進人不知測其
所以致譽毀徒皆鄙則宜擢其毀者譽黨悉庸

則宜退其舉者如此則毀譽不妄善惡分矣又既謂之才則不宜以階級限不應以年齒齊凡貴者好疑人少不知其少於人矣老者亦輕人少不知其不及少矣自釋氏流教其來有源淵檢精測固非深矣舒引容潤既亦廣矣然習慧者日替其脩束識者月繁其過遂至糜散錦帛侈飾車從復假粗醫術託雜卜數延妹滿室置酒淡堂寄天託妻者不無殺子乞兒者繼有而猶倚靈假像背親傲君其實疾老震恐宮邑是

乃外刑之所不容戮內教之所不悔罪而橫天地之間莫不糾察人不得然豈其鬼歟今宜申嚴佛律裨重國令其疵惡顯著者悉皆能遣除則隨其藝行各爲之條使禪義經誦人能其一食不過蔬衣不出布若應更度者則令先習義行本其神心必能草裔人天疎精以往者雖侯王家子亦不宜拘凡鬼道惑衆妖巫破俗觸木而言怪者不可數寓采而稱神者非可筭其原本是亂男女合飲食因之而以祈祝從之而以

報請是亂不誅爲害未息凡一死始立一神初
興淫風輒以之而甚今脩隄以北置園百里峻
山以右居靈十房縻財敗俗莫可稱限又針藥
之術世寡復脩診脉之伎人鮮能達民因是益
徵於鬼遂棄於醫重令耗惑不反死夭復半今
大醫宜男女習教在所應遣更受業如此故當
愈於媚神之愚微正湊理之敝矣凡無世不有
言事未時不有令下然而升平不至昏危是
繼何哉蓋設令之本非實也又病言不出於

謀臣事不便於貴黨鞋者抵訾喧駭重者死壓
窮擯故西京有方調之誅東郡有黨錮之戮陛
下若欲申常令循末典則羣臣在焉若欲改舊
章興王道則微臣存矣敢昧死以陳唯陛下察
之書奏忤旨自解去職又除太子中舍人出爲
廬陵內史郡後荒蕪頗有野獸毋薛氏欲見
獵朗乃合圍縱火令毋觀之火逸燒郡薛朗悉
以秩米起屋償所燒之限稱疾去官遂爲州司
所糾還都謝世祖曰州司舉臣愆失多有不允

臣在郡虎三食人蠱鼠犯稼以此二事上負陛下
上變色曰州司不允或可有之蠱虎之災寧關
卿小物朗尋丁母艱有孝性每哭必慟其餘頗
不依居喪常節大明四年上使有司奏其居喪
無禮請加收治詔曰朗悖禮利口宜令翦戮微
物不足亂典刑特鏁付邊郡於是傳送寧州於
道殺之時年三十六子仁昭順帝昇明末為南
海太守
沈懷文字思明吳興武康人也祖寂晉光祿勳

以為竟陵王誕衛軍記室參軍新興太守又為
誕驃騎錄事參軍在南太守時國哀未釋誕欲
起內齋懷文以為不可乃止尋轉揚州治中從
事史時議省錄尚書懷文以為非宜上議曰昔
天官正紀六典序職載師掌均七府成務所以
翼平辰衡經贊邦極故總屬之原著夫官典和
統之要昭于國言夏因虞禮有深家司之則周
承殷法無損掌邦之儀用乃調佐王均緝亮帝
度而式憲之執弘正漢庭述章之範崇明魏至

雖條錄之名立稱於中代經營之實不愆於自
古比代相沿歷朝周貳及乎爵以享變級以時
改皆興替之道無害國章八統元任廉或省革
按台輔之職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四
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鄭康成云冢宰之
於庶僚無所不總也考于茲義備於典文詳古
準今不宜虛廢不從遷別駕從事史江夏王義
恭遷西陽王子尚爲揚州居職如故時熒惑守
南斗上乃廢西州舊館使子尚移居東城以厭

之懷文曰天道示變宜應之以德今雖空西州
恐無益也不從而州竟廢矣大明二年遷尚書
吏部郎時朝議欲依古制置王畿揚州移治會
稽猶以星變故也懷文曰周制封畿漢置司隸
各因時宜非存相反安民寧國其揆一也苟民
心所安天亦從之未必改今追古乃致平壹神
州舊壤歷代相承異於邊州或罷或置既物情
不說容虧化本又不從三年十子尚移鎮會稽遷
撫軍長史行府州事時囚繫甚多動經年月懷

文到任訊五郡九百三十六獄衆咸稱平入爲
侍中寵待隆密將以爲會稽其事不行竟陵王
誕據廣陵反及城陷士庶皆羸身鞭面然後加
刑聚所殺人首於石頭南岸謂之髑髏山懷文
陳其不可上不納揚州移會稽上忿浙江東人
情不和欲貶其勞祿唯西州舊人不改懷文曰
揚州徙治既乖民情一州兩格尤失大體臣謂
不宜有異上又不從懷文與顏竣周朗素善竣
以失旨見誅朗亦以忤意得罪上謂懷文曰竣

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懷文默然嘗以歲
夕與謝莊王景文顏師伯被敕入省未及進景
文因言次稱竣朗人才之美懷文與相訓和師
伯後因語次白上敘景文等此言懷文屢經犯
忤至此上倍不說上又懷諸郡士族以充將吏
並不服役至悉逃亡加以嚴制不能禁乃改用
軍法得便斬之莫不奔竄山湖聚爲盜賊懷文
又以爲言齋庫上絹年調鉅萬匹絲亦稱此期
限嚴峻民間買絹一匹至二三千絲一兩亦三

四百貧者賣妻兒甚者或自縊死懷文具陳民
困由是繇絹薄有所減俄復舊子尚諸皇子皆
置邸舍逐什一之利爲患徧天下懷文又言之
曰列肆販賣古人所非故卜式明不雨之由弘
羊受致旱之責若以用度不充頓止爲難者故
宜量加減省不聽孝建以來抑黜諸弟廣陵平
後復欲更峻其科懷文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光
武之子前史以爲美談陛下既明管蔡之誅願
崇唐衛之寄及海陵王休茂誅欲遂前議太宰

江夏王義恭探得密旨先發議端懷文固謂不
可由是得息時游幸無度太后及六宮常乘副
車在後懷文與王景文每陳不宜亟出後同從
坐松樹下風雨甚驟景文曰卿可以言矣懷文
曰獨言無係宜相與陳之江智淵臥草側亦謂
言之爲善俄而被召俱入雉場懷文曰風雨如
此非聖躬所宜冒景文又曰懷文所啓宜從智
淵未及有言上方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顏竣邪
何以恒知人事又曰顏峻小子恨不得讓其面

上每宴集在坐者咸令沈醉懷文素不飲酒又
不好戲調上謂故欲異己謝莊嘗誡懷文曰卿
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豈可
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所得耳五年乃出爲晉
安三子勛征虜長史廣陵太守明年坐朝正事
畢被遣遷北以女病求申臨辭又乞停三日訖
猶不去爲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既被免買
宅欲還東上大怒收付廷尉賜死時年五十四
三子淡淵沖弟懷遠爲始興王濬征北長流參

軍深見親待坐納王鸚鵡爲妾世祖徙之廣州
使廣州刺史宗慤於南殺之會南郡王義宣反
懷遠頗閑文筆慤起義使造檄書并銜命至始
興與始興相沈法系論起義事事平慤具爲陳
請由此見原終世祖世不得還懷文雖親要屢
請終不許前廢帝世流徙之有並聽歸本官至武
康令撰南越志及懷文文集並傳於世
史臣曰昔婁敬成帝委輅而遷帝都爲唐老賤
片詞以悟明主素無王公之卿士之貴非有積譽

取信之資徒以一言合言仰感萬乘自此山壑
草萊之人布衣韋帶之士莫不踵闕縣書煙霏
霧集自漢至魏此風未衰暨于晉氏浮僞成俗
人懷獨善仕貴遺務隆及宋祖思反前失雖革
薄捐華抑揚名教而闢聰之路未啓采言之制
不弘至於賤隸卑臣義合朝筭徒以重非已出
知允莫從昔之開之若彼今之塞之若此非爲
徐樂嚴安偏富漢世東方主父獨闕宋時蓋由
用與不用也徒置元言之[illegible]下韋之令慕

古飾情義非側席文士因斯各存炫藻周朗辯
博之言多切治要而意在摛詞文實忤主文詞
之爲累一至此乎

列傳第四十二

宋書八十二

列傳第四十三　　宋書八十三

臣沈約新撰

宗越

吳喜

黃昌

宗越南陽葉人也本河南人晉亂徙南陽宛縣
又本斷屬葉本為南陽次門安北軍趙倫之
參軍襄陽襄陽多雜姓倫之使長史王覬之條次
氏族辨其高卑覬之點越為役門出身補郡

吳父為蠻所殺殺其父者嘗出郡越於市中刺
殺之太守夏侯穆嘉其意擢為隊主蠻有為
寇盜者常使越討伐往輒有功家貧無以市馬
常乃楯步出單身挾戰衆莫能當三等一捷郡將
輒賞錢五千因此得市馬後被召出州為隊主
世祖鎮襄陽以為揚武將軍領臺隊元嘉二十
四年啓太祖求復次門移三屬冠軍縣許之二
十七年隨柳元景北伐領馬幢隸柳元怙有戰
功事在元景傳還補後軍參軍督護隨王誕

戲之曰汝何人遂得我府四字越答曰佛狸未
死不憂不得咨議參軍誕大笑隨元景伐西陽
蠻因值建義轉南中郎長兼行參軍新亭有戰
功世祖即位以為江夏王義恭大司馬行參軍
齊陽太守尋加龍驤將軍臧質魯爽反越率軍
據歷陽爽遣將軍鄭德玄前據大峴德玄分偏
師楊胡興劉蜀馬步三千進攻歷陽越以步騎
五百於城西十餘里拒戰大破斬胡興蜀等爽
平又率所領進梁山拒質質敗走越戰功居多

因追奔至江陵時荊州刺史朱脩之未至越多
所誅戮又逼略南郡王義宣子女坐免官繫尚
方尋被宥復本官追論前功封筑陽縣子食邑
四伯戶遷西陽王子尚撫軍中兵參軍將軍如
故大明三年轉長水校尉竟陵王誕據廣陵反
越領馬軍隸沈慶之攻誕及城陷世祖使悉
殺城內男丁越受旨行誅躬臨其事莫不先
加捶撻或有鞭其面者欣欣然若有所得所
殺凡數千人四年改封始安縣子戶邑如先八年

告沈攸之攸之吳白太宗即日取越等下獄死越
時年五十八越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越自
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
差及沈攸之代殷孝祖為南討前鋒時孝祖
新死眾並懼攸之歎曰宗公可惜故有勝人處
而御眾嚴誥齊行刑誅睚眦之間動用軍法
時王玄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為之語曰寧作五
年徒不逐王玄謨玄謨尚可宗越殺我譚金
荒中傖人也在荒中時與薛安都有舊後出

新野居牛門村及宜都歸國金常隨征討自北
入崤陝及巴口建義恒副安都拂堅陷障氣
力兼人平元凶及梁山破臧質無有戰功稍至
建平王宏中軍參軍事加建武將軍尋轉
龍驤將軍南下邳太守參軍如故孝建三年遷
屯騎校尉直閤領南清河太守景和元年前廢
帝誅羣公金等並爲之用帝下詔曰屯騎校尉
南清河太守譚金彊弩將軍童太壹車騎中
兵參軍沈攸之誠略沈梁忠幹勇勢焉消蕩

氛毀百制鯨凶宜裂河山以酬勳義金可封平
都縣男太壹宜陽縣男攸之東興縣男食邑
各三百戶金遷驍騎將軍增邑百戶太壹東莞
人也自彊弩遷左軍將軍增邑百戶金太壹並
與宗越慎死越州里劉胡武念佞長生蔡那曹
欣之並以將帥顯劉胡事在鄧琬傳武念新
野人也本三五門出身郡將蕭思話爲雍州
遣士人龐道符號大門田念爲道符隨身隊
主後去府以念有健名且家富有馬召出爲

宜閤封開國縣男食邑三百户太宗初即位四
方反叛遣念乘驛還州綏尉西土因以爲南
陽太守念既至人情並向之劉胡遣腹心數騎
詐詣念降於坐縛念表顗斬之送首詣晉安王
子勛念黨袁處珍逃亡至壽陽爲逆黨劉順所
得旁楚備至秉義不移後得叛奔劉勔太宗嘉
之以爲奉朝請追贈念冠軍將軍南陽新野二
郡太守封綏安縣侯食邑四百户泰始四年綏
安縣省改封邵陵縣侯長生虞六平人也出身爲

縣將大府以其有膂力召爲府將朱脩之拒魯
秀於峴南長生有戰功稍見任使太宗初爲建
安王休仁司徒中兵參軍加寧朔將軍南討有
功封遷陵縣侯食邑八百户後爲張悅寧遠司馬
寧蠻校尉太始五年卒追贈征虜將軍雍州刺史蔡
那南陽冠軍人也家素富而那兄局善接待賓客
至無少多皆資給之以此爲郡縣所優異蠲異調役
那始爲建福戍主漸至大府將佐太宗初爲建安王
休仁司徒中兵參軍南討那子弟皆在襄陽爲劉

胡所執胡每戰輒懸之城
封平陽縣侯食邑五百户
寧蠻校尉加寧朔將軍泰
州刺史宋孟太守未拜卒追贈輔師將
故謚曰平侯曹欣之新野人也積勤勞後
元徽初爲軍主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新市
子食邑五百户爲左軍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
元徽四年以本號爲徐州刺史鍾離太守進號冠
軍將軍順帝昇明二年徵爲散騎常侍驍騎

將軍三年卒

吳喜吳興臨安人也本名喜公太宗減爲喜初出身爲領軍府白衣吏少知書領軍將軍沈演之使寫起居注所寫既畢闇誦略皆上口演之嘗作讓表未奏失本喜經一見即便寫赴無所漏脫演之甚知之因此涉獵史漢頗見古今演之門生朱重民入爲主書薦喜爲主書書史進爲主圖令史太祖嘗求圖書喜開卷倒進之太祖怒遣出會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征蠻啓

太祖請喜自隨使命來爲世祖所知賞世祖於巴口建義喜遇病不堪隨慶之下事平世祖以喜爲主書稍見親遇權爲諸王學官令左右尚方令河東太守殿中御史大明中縣歙二縣有亡命數千人攻破縣邑殺害官長豫章王子尚爲揚州在會稽再遣爲主帥領三千人水陸討伐遂再往失利世祖遣喜將數十人至二縣誘說羣賊賊即日歸降太宗初即位四方反叛東兵尤急喜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上大說

即假寔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
筆主者不嘗爲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尚之曰
喜音隨沈慶之屢經軍旅性既勇決又習戰陳
若能任之必有成績諸人紛紛皆是不別才耳
喜乃率員外散騎侍郎竺超之殿中將軍杜敬
眞馬步東討既至永世得庾業劉延熙書送尋
陽王子房檄文與喜書曰知統戎旅已次近路
卿所在著名今日何爲立忠於彼邪想便倒戈
共受河山之賞喜報書曰前驅之人忽獲來翰

喜東征白太宗得尋陽王子房及諸賊帥即於
東梟斬東土既平喜見南賊方熾慮後翻覆受
禍乃生送子房還都凡諸大主帥顧深王曇生
之徒皆被全活上以喜新立大功不問也而內
密銜之及平荊州恣意剽虜贓私萬計又嘗對
賓客言漢高魏武本是何人上聞之益不說其
後誅壽寂之喜內懼因啓乞中散大夫上尤疑
駭至是會上有疾爲身後之慮以喜素得人情
疑其將來不能事幼主乃賜死時年四十五喜

所不惜者[illegible]多蚊[illegible]不淨直而餘人
恣意爲非一不撿問故甚得物情昔大明中
黟歙二縣有亡命數千人攻破縣邑殺害官
長劉子向在會稽再遣爲主帥領三千精甲
小陸討伐再往失利孝武以喜將數十人至二
縣說誘羣賊賊即歸降詭數幻惑乃能如此
故無豫驅馳窮諸狡慝及泰始初東討正
有三百人直造三吳凡再經薄戰而自破岡以
東至海十郡無不清晏湯百姓聞三六河東來侵

望風自退若非積取吳人情何以得彈伏如
此其統軍寬慢無章放恣諸將無所裁檢故
部曲為之致力觀其意趣止在賊平之後應
力為國計喜初東征發都指天畫地云得劉
子房即當屏除衣標等皆加斬戮使略無生
口既平之後緩兵施恩納罪人之貨誘諸賊帥
令各逃藏受賂得物不可稱紀聽諸賊帥假
稱為降而權衛子房遂得生歸朝庭收羅
羣逆皆作爪牙撫接優密過於義士推此

意正是聞南賊大盛殷孝祖戰士人情大惡慮
逆徒得志規以自免喜善為姦變每以計數
自將於朝廷時三吳首獻慶捷於南賊則不
殺其黨頗著陰誠當云東人恇怯望風自散
皆是彼無處分非其苦相逼迫保全子房及
顧琛等足表丹誠進退二塗可以無患南賊
未平唯以軍糧為急西南及北道斷不通東
土新平商運稀簡朝廷乃至鬻官賣爵以救
災困斗斛收斂猶有不充喜在赭圻軍主者

頓偷一百三十斛米初不問罪諸軍主皆云
宜治喜不獲已止與三十鞭又不責備凡所
曲意類皆如此喜至荊州公私殷富錢物無
復孑遺喜乘兵威之盛誅求推檢凡所課責
既無定科又嚴令驅蹙皆使立辦所使之人
莫非姦猾因公行私迫脅在所入官之物侵
竊過半納資請託不知猒已西難既殄便應
還朝而解故槃停託云扞蜀實由貨易交關
富夫曰使人遣人入蜀喬召討蠻夷伐戎所得一

以入私又遣部下將吏兼因土地富人往襄陽
或蜀漢屬託郡縣侵官害民興生求利千端
萬緒從西還大艑小艑爰及草舫錢米布絹
無船不滿自喜以下迨至小將人人重載莫
不兼資喜本小人多被使役經由水陸州郡
殆徧所至之處輒結物情妄竊善稱聲滿
天下密懷姦惡人莫之知喜軍中諸將非
劫便賊唯云賊何須殺但取之必得其用雖
復言贏弱亦言健兒可惜天下未平但令以

功贖罪處遇料理反勝勞人此輩希感唯喜
莫云恩由朝廷凶惡不革恒出醜聲勞人
義士相與歎息並云我等不愛性命擊擒
此賊朝廷不肯殺去反與我齊今天下若
更有賊我不復能擊也此等既臨言行多
無功効或隱在衆後或在幔屋中眠賊既被散
與勞人同受爵賞既被詰問辭白百端云此
輩既見原宥擊賊有功那得不依例加賞
堵淵往南選諸將卒喜爲軍中經爲賊者

同堂群從乞東名縣連城四五皆灼然巧盜侵官
奪私亡命罪人州郡不得討崎嶇蔽匿必也黨
護臺州符旨殆不復行船車牛犢應爲公家
所假借者託之於喜更司便不敢問它縣奴婢
入界便略百姓牛犢輒牽牛殺噉州郡應及役者
並入喜家喜兄茹公等悉下取錢盈村滿里諸
吳姻親就人間徵求無復紀極百姓嗷然人人
悉苦喜具知此初不禁問索惠子罪不甚汪
念既已被恩得免憲辟小小忤意輒加刑斬張

悅賊中大帥逼迫歸降沈攸之錄付喜云殺活
當由朝廷將帥征伐既有常體自應執歸之
有司喜即便打鏁解襦與箸對膝圍棊仍造
重義私惠招物觸事如斯張靈度凶愚小人
背叛之首喜在西輒恕其罪私將下都與之
同旋情若同體狠子野心獨懷毒性遂與柳
欣尉等謀立劉禕吾使喜錄之而喜密報令
去去未得遠爲建康所錄喜是有國親惡乃
至於是初從西反圖兼右[illegible]不具因事物以行私

流徙施脩林被擊物惡傷類內懷憂恐以興此
計圖欲自安朝廷之士及大臣藩鎮喜死無所
畏者畏者唯吾一人耳人生脩短不可據量若
吾壽百年世間無喜何所虧損若使吾四月中
疾患不得治力天下豈可有喜一人尋喜心迹
不可奉守文之主豈可遭國家間隙有可乘之
會邪世人多云時可畏國政嚴歷觀有天下御
億兆杖威齊衆何代不然故上古象刑民淳不
犯後聖懲僞易以剝墨唐堯至仁不赦四凶之

罪漢高大度而急三傑之誅且太公爲治先章
士之刑宣尼作宰肆少正之戮自昔刀安社稷
功濟蒼生班劍引前笳鼓陪後不能保此者歷
代無數養之以福十分有一耳至若喜之深罪
其得免乎夫富之與貴雖以功績致之必由道
德守之故善始者未足稱奇令終者乃可重耳
凡置官養士本在利國當其爲利愛之如赤子
及其爲害畏之若仇讎豈暇遠尋初功而應忍
受終敝耳將之爲用譬如餌藥當人羸冷資散

石以全身及熱勢發動去堅積以止患豈憶始時
之盡不計後日之損存前者之賞抑當今之罰
非忘其功勢不獲已耳喜罪釁山積志意難容
雖有功效不足自補又爲國患焉得不除且欲
防微杜漸憂在未萌不欲方幅露其罪惡明當
嚴詔切之令自爲其所卿諸人將相大臣股肱
所寄賞罰事重應與卿等論之卿意並謂云何
及喜死發詔賻賜子徽民襲爵齊受禪國
除

責回竟陵郡軍人也出身充郡府雜役稍至傳
教職質爲郡轉齋帥及去職將回自隨質爲
雒州回復爲齋帥質討元凶回隨從有功免軍
戶質在江州擢領白直隊主隨質於梁山敗走
[illegible]爲[illegible]軍王謝孝祖所錄付江州作部
遇赦得原回因下都於宣陽門與人相打詐
稱江夏王義恭馬客鞭二百付右尚方會中
書舍人戴明寶被繫差回爲戶伯性便辟勤
緊奉事明寶竭盡心力實尋得原赦委任如

[illegible]三千七百戶改都督南兗徐兗青
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加散騎
持節如故齊王以回終爲禍亂乃上表曰
出自廝伍本無信行仰值泰始謬被驅馳
積風雲累切顧伍及沈攸之作逆事切戎機
[illegible]間於知人冀其搏噬遣統前鋒竟不接刃軍
全郢城乘威[illegible]齊陵掠所加必先事貴武陵王
馬器服咸[illegible]奪城內文武剝剔靡遺及至還
都縱恣彌甚先朝御服猶有二輿弓鏗遺忌尚

[illegible]遂於來以疑私用僭侮無厭罔顧天
極又廣納[illegible]亾多受劫盜親信此等並爲爪牙
觀其凶狡[illegible]在不測惡積[illegible]著非可含忍應加
剗除以明國[illegible]憲[illegible]其[illegible]狀[illegible]宜[illegible]極法但[illegible]將
師微有塵[illegible]疑從輕事煩前策請在降減特
原餘嗣臣過[illegible]言必[illegible]誠謹陳[illegible]遵
弘典伏願聖明特垂允鑒臣思不出位誠昧甄
才追言既往伏增慙恧詔曰黃回擢自凡豎夙
負疵釁貰以憲綱收其[illegible]持噬雖勤效累箸而屠
懷干紀新亭有[illegible]拜[illegible]場異規既扇廟律幾
殆幸得張敬兒提戈直奮元惡受戮及景素結
逆履霜歲久乃密通音譯潛送器杖氛沴克霽
狡謀方顯每[illegible]容掩[illegible]能[illegible]升[illegible]
榮勳寵凶詖[illegible]本險惡滋深構[illegible]兒志相攻
陷悖圖未遂[illegible]很[illegible]彌甚近軍次郢鎮劫還府[illegible]
兼挾私計多[illegible]所[illegible]主局[illegible]便加[illegible]尊肆
暴慢罔顧[illegible]則膺牧西蕃[illegible]實惟厚曾不知感
猶懷[illegible]安民述任河濟皇管[illegible]不周含[illegible]

要苦苛回奪黷濁鼎已切夢無度深請求御輿
僭擬私飾又梧差職當收不啓聞傷風蠹化莫
此之甚宜明繩裁肅並刑書便收付廷尉依法
窮治回死時年五十二子僧念尚書左民郎竟
陵相未發從誅回既賢祗事載明實甚謹言必
名妄至明實許屏人獨造未嘗敢坐躬至帳
及入內料檢有無隨之供送以此爲常先是
溫爲湘州潁川庾佩玉爲溫寧朔府長史長
史溫去職南中郎將湘州刺史南陽王翽

未之任權以佩玉行府州事先遣中兵參軍臨
湘令韓幼宗領軍戍防湘川與佩玉共事不美
及沈攸之爲逆佩玉幼宗各不相信幼宗密圖
佩玉知其謀襲殺幼宗回至郢州遣輔國將軍
任候伯行湘州事候伯以佩玉兩端輒殺之湘
州刺史呂安國之鎮齊王使安國誅候伯彭文
之太山人也以軍功稍至龍驤將軍討建平王
景素功封鄱陽縣男食邑三百戶順帝初爲輔
國將軍左軍將軍南濮陽太守直閤領右細杖

盪主沈攸之平後齊王收之下獄賜死孫曇瓘
吳郡富陽人也驍果有氣力以軍功稍進至是
爲寧朔將軍越州刺史於石頭叛走逃竄經時
後於秣陵縣會復伏誅回同時爲將者臨淮任
農夫沛郡周寧民南郡高道慶並以武用顧農
夫稍至彊弩將軍太宗初以東討功封廣晉縣
子食邑五百戶東土平定仍又南討增邑二百
戶歷射聲校尉左軍將軍時桂陽王休範在江
州有異志朝廷慮其下以農夫爲輔師將軍淮
南太守戍姑孰以防之休範尋率衆向京邑奄
至近道農夫棄戍還都休範平以戰功改封孱
陵縣侯增邑千戶并前千七百戶出爲輔師將
軍豫州刺史尋進號冠軍將軍明年入爲驍騎
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前世加官唯散騎常侍
無通直員外之文太宗以來多因軍功至大位
資輕加常侍者往往通直員外焉五年加征虜
將軍改通直爲散騎常侍驍騎如故其年卒追
贈左將軍常侍如故謚曰貞肅侯伯即農夫弟

也周寧民於鄉里起義討薛安都亦以軍功至
軍校泰始初封贛縣男食邑三百戶官至寧朔
將軍徐州刺史鍾離太守高道慶亦至軍校驍
游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樂安縣男食邑三百
戶建平王景素反道慶領軍北討而與景素通
謀及事平自啓求增邑五百戶詔加二百并前
五百戶道慶凶險暴橫求欲無已有失其意輒
加捶拉往往有死者朝廷畏之如虎狼齊王與
袁粲等議收付廷尉賜死

史臣曰夫賢人匹夫濟其身業非世亂莫由
也以亂世之情用於治日其得不亡亦爲幸
矣

列傳第四十三

宋書八十三

二十五